

# 眉州路354号

首席记者 姜燕



新民图表 制图 戴佳嘉



住在小院五年的庄继良  
 凭记忆制作了小院模型

## 小院变迁

时光穿越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眉州路与平凉路路口，这里矗立着一个院墙围绕的精致小院，透过铁门可见里面的三栋小楼，小院永远是安安静静的，听不见吵闹与喧哗。

“我们这个院子，是上海化工厂的一个职工宿舍。”今年92岁的赖毅敏说，他当年是化工厂的厂长助理。“上海化工厂是解放初全上海唯一一家国营化工厂，它的前身是一家日本人的糖厂，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，把它改建成‘资源委员会中央化工厂’，厂长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化工专家徐名材。小院以前是糖厂的高级职员宿舍，当时改为化工厂工程技术人员宿舍，在后来的搬迁与安置中，人员构成渐渐多样。”

首批入住小院的，大多是徐名材先生选派出国学习的青年才俊，如张选荣、张建秋、江知权、郭钟福、龚祖德等，还有考取中英庚子赔款赴英留学的陈彬和卢汉章。

“我父亲郭钟福解放前从重庆来到上海，他是徐名材先生任交通大学化学系主任时的学生，徐先生安排他到化工厂工作，后来做到副厂长，解放后父亲留了下来，继续担任原职。”郭玉瑛说。

解放后，全国各地建设急需专业人才，这批专家奔赴北京、南京和大连等地，筹建大型化工企业，成为我国化工事业的开创者，他们有的成为南京化工厂的总工、有的成为北京化工研究院院长。

这样一来，院子里腾出不少空房，1950年第二批化工厂职工搬进小院，王晓明的妈妈、今年98岁的徐士珍一家便是这时候搬来的。

“我们搬进小院后，居然有不少在重庆认识的人也从四面八方搬来，大家真是太高兴了，真是‘有缘千里来相会’！”历经岁月沧桑，徐士珍老人依旧身板硬朗，声音宏亮。她清楚地记得，当年是陈彬夫妇将自己的一间卧室和一间书房腾出来，让他们一家三口居住。

小院后来又有多批职工陆续入住。徐士珍记得前后共有40余家曾在小院住过，到上世纪80年代初动迁时，小院共有26户人家。

一个已然消失30余年的院落，为何能够在人们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？让左邻右里30年后重聚一堂，并决定将对小院的回忆撰文结集，先后出版了两本图文并茂的书《我心中的院子》。

今天的杨浦区眉州路354号，已经看不出丝毫旧日生活的影子，然而郭柏炎、王晓明等昔日的院中玩伴走到这里，仿佛还能看到那绿树成荫、樱花满地，听到小伙伴夜晚相约玩耍“啊呜啊呜”的暗号声。



小院邻居分近三十年后于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八日首次重聚

## 院中忆趣

小院居民回忆，院子周围是三面砖墙，朝南的一面是竹篱笆，靠眉州路有两处朝西的门，人们出入走的是南边的有两扇铁门的正门，北边面向平凉路还有一扇常年关闭的小木门。院内植有樱花树、椿树、杉树、黄杨、冬青和桑树等，春天樱花满园，夏天绿树成荫。院中一条水泥主通道连接砖石步道通往各家，两边种有整齐的小灌木丛。

在《我心中的小院》一书中，曹抗美、曹玉美姐妹俩饶有兴味地回忆了一棵桑树带给她们的童年乐趣。

“我们住在1号楼的底楼，距后窗2米处长了一棵高大的桑树。春暖花开，桑树枝头爆出翠绿的嫩芽，给人带来希望与生机。桑果逐渐成熟，我们的趣事也随之拉开序幕。每晚不用刻意召集，小伙伴们就会聚集在桑树下，观察着桑果变

化的过程，核算着对桑果的分配比例。一个烈日当空的中午，想吃桑果的欲望占了上风，我们兄妹五人决定冒着酷暑摘桑果、饱口福。大哥是我们兄妹的偶像，只见大哥使劲地摇着桑树，眨眼功夫，桑果满地，此时我们全然不顾所谓的尊严，席地而坐，急不可待地分享大粒而饱满的桑果，将它们塞得满嘴都是……那场面，至今还留在我们兄妹记忆里。”

1948年搬到院子里的郭玉瑛说，她因刚从乡下来到小院，经常被屋外的情景所诱惑，可又不敢离家一步，便常徘徊在家里面对着院子的大门口，大门装有纱门，家人发现她的鼻尖上常有一团黑灰色的东西，仔细一看才看出上面有很细的格子纹，终于明白那是靠近纱门沾上的灰尘。

小院的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改变。院子门口原先配有门

卫，解放前还有专职的买菜员，每天给每家每户配送登记需要采购的各式菜蔬，解放后这个服务取消了，但大家也未觉得有什么不便。“大炼钢铁”时期，院子的铁门被卸下来炼钢，小院的环境也遭到些破坏。在后来漫长而折磨的“文革”岁月中，不少长辈虽然受到冲击，却依然顽强地保持着隐忍和尊严，小院的宁静、安详没有丝毫改变。

## 童年游戏

小院的童年充满无穷无尽的乐趣。每天吃过晚饭，“啊呜啊呜”的暗号响起，各家的男孩子们如王晓明、四毛、阿青、阿同、大弟弟、星星、弟弟、小万元、“外国人”（赖毅敏之子赖磊平因头发自然鬈曲，小伙伴送此雅号）、小宝宝、大小毛头等，立刻放下手中的碗筷，冲出房门，集结在院子中央，开始游戏。“盘野猫猫”“吃泡饭”，玩得满头大汗方归。

由于家境大多不错，他们能够玩一些当时许多同龄人玩不到的游戏，组装电器就是其中之一。郭柏炎最佩服的是和他同届，大他几个月的杨国强，印象中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一屋子堆得都是电子元器件。他家的情况特殊，母亲生病无法理家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父亲总是将每月100多元的工资交给他管理。他经常去浙江路牛庄路电子元器件交易市场买廉价的电料配件，郭柏炎也跟着去了几次。当时，小院里的好几个男孩都组装出过收音机，杨国强还装出过那个时代销售管制的录音机。

女孩子们的游戏则文艺得多。她们闲暇时间在院子里拉手风琴、吹口琴、唱歌、跳舞、唱戏、朗诵。小院一直有浓厚的音乐气氛。郭玉瑛记得，住在6号的张建秋伯伯和张妈妈刚结婚不久，张妈妈是位音乐家，她常在南窗下一面弹钢琴一面练声，有时教女孩们唱歌。50年代他们搬去北京，张妈妈去了中央歌舞团。

小院还有自己的剧组，经常自编自导自演，军装家里都是现成的，拿来当演出服。院子里热爱摄影的小伙伴用相机记录下这些珍贵的镜头，并在自己布置的暗房里冲洗出来。

不仅玩得开心，小伙伴们学习也十分投入。这与他们的父母及院子里的长辈都注重学习有关。在王晓明记忆中，每到周末，父亲总是坐在洒满阳光的窗下读《解放日报》，周末上午常会去图书馆看书；余国钧的父亲下班回来，包里总是装着一份《参考消息》。小伙伴们陆续考入控江中学、杨浦中学、上海中学等市、区重点中学，后来也追随父辈的足迹，选择工科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方向。

(下转 A7 版)